

畫家馬格利特給哲學家傅柯的一封信

—不可視思想的可視性與神秘性

姚珩 譯

傅柯兄¹：

拜讀完您的大作「物之序」之後，有些心得，略述於下，望能引起您的興趣。

近似（resemblance）與*相似*（similitude）²此二字，讓您強烈地聯想到世界與我們自身的外在呈現。然而，我相信此二字幾乎從未有過差別，即使在辭典裡亦未告知何物可區分它們。

譬如，對我而言，碗豆彼此之間有一些*相似*關係，即可視的（visible）（如它們的顏色、形狀、大小），與不可視的（invisible）（如它們的特性、口感、重量）。至於虛妄與真實等，亦可如此觀之。事物可有或沒有*相似性*，但它們並無*近似性*。

只有**思想**（或思考，thought）才具*近似*，藉思考之所見、所聞或所知而生*近似*。思考形成了這個世界所提供給它的樣式。

思考—如歡樂與痛苦，是完全不可視的，但繪畫卻提出了另一觀點：可見（that sees）且能被清晰描述出來的思想是存在的。「僕人們」³是畫家委拉斯貴茲⁴**不可視思想的可視圖像**，故不可視者是否有時為可視的呢？倘若思想是完全專門地由可視之圖像所構成的話，則答案是肯定的。

在此要旨下，很明顯地，一幅繪畫之圖像——**本質上為不定的**（intangible）——並不隱藏任何物，然而，若我們相信我們的經驗的話，**確定**（tangibly）可視的對象卻會隱藏另一可視之物。

或許由於混淆之文獻所致，有段時期「不可視者」佔有一種奇特的優先順位，但我們若記得可視者能被隱藏，而不可視者卻不隱藏任何物的話，則對不可視者之好奇將會消失。不可視者若非可被認知，即為不被認知，僅僅如此，不多不少。無理由賦予它比可視者更多的重要性；反之亦然。

重要的乃是，可視者與不可視者實際上所喚起的神秘性，而此二者，原理上是有次序地由可統合引發神秘性事物之思想所喚起的。

末了，懇請注意，所附上幾幅畫之複製品，是我在未去參照原畫者當初目的下所繪成的。 謹此

馬格利特⁵ 敬上

1966.5.23

註解：

1. 傅柯 (Michael Foucault, 1926-1984) 法國人，乃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之奠基者，因對社會權利及其排擠現象提出犀利敏銳之批判而著稱。

2. 傅柯為了解釋馬格利特對圖像之類似的且非表象之特殊性質，而提出了*近似* (resemblance) 與*相似* (similitude) 間的差異。他說「*近似*假定了一種主要之參考點」，且是以與此參考點本身具模仿關係之嚴謹性，來指定和歸類彼此間之模仿；*近似*乃為表象服務，也由表象來主導。另一方面，對*相似*而言，此參考點則消失了，事物漂泊似地被成型，彼此間多少有點相像，而其中又無任何一個足以被稱為比其餘者更具特殊之「參考模型」存在，一系列的**水平**關係取代了垂直的層次階級性。*相似*周旋於眾影像之間，一如類似者彼此永遠不定的及可逆的關係。繪畫成了一種永無止境重複系列的動作，變動從主題中脫離了出來。

3. 「僕人們」 (The Servants) 是「物之序」 (The Order of Things) 一書的封面圖，亦是該書第一章的題旨。

4. 委拉斯貴茲 (D. de Silva Valasquez, 1599-1660)，西班牙人，巴洛克時期畫家，受光線處理先驅畫家卡拉瓦喬 (M. Caravaggio, 1573-1610) 影響極大，他一直保持著一種平易近人、富有生活氣息的畫風。

5. 馬格利特 (Rene Magritte, 1898-1967)，比利時人，超現實主義畫家，他並不喜歡被稱為藝術家，而寧願被視為藉繪畫來溝通的思考者 (thinker)。